

[美] 斯蒂芬·安布罗斯 著

艾森豪威尔传

(上卷)

1890

1952



〔美〕斯蒂芬·安布罗斯 著

艾森豪威尔传

（上 卷）

士兵 五星上将 当选总统

徐问铨 邬杰伦
胡中堂 郑 坚

译

徐问铨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范道丰
责任校对：孟繁红
封面设计：谭国民
版式设计：李 勤

艾森豪威尔传
AISENHAOWEIER ZHUAN
(上卷)

〔美〕斯蒂芬·安布罗斯 著
徐问铨 邬杰伦 胡中堂 郑 坚 译
徐问铨 校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75印张 2插页 483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200册
ISBN 7·5004·0230·9/D·26 定价：3.90元

前 言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一位伟大而又好心的人。他是本世纪西方世界最杰出的领袖之一。正如乔治·C·马歇尔在二次大战结束时所说的那样，作为一名军人，艾森豪威尔具有美国军队希望其所培养的最优秀人物所具备的一切品质——精通军事业务，熟谙战争史，果断，守纪律，勇敢，有献身精神，深得士兵、下属的爱戴和上司的信任。在他的领导素质中还包括高度的智慧，正直，讲原则，庄重严肃，有组织才能，充沛的精力和外交能力。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外貌端正，对人体贴关怀，对朋友和家庭忠实，容易发火（这点他已学会了控制），有抱负，好面子，怕挨批评，生活习惯上固执刻板，是位热心的运动员和体育迷，为人谦逊（不过从不矫揉造作）。他的音乐、艺术以及文学鉴赏力实在不高，非常喜欢了解别人和地方，时常表现出令人喜爱的质朴，爱开玩笑。总之，他是一位值得人们去认识和亲近的好人。几乎每个知道他的人都非常喜爱他，有许多人——其中包括世界上一些最有影响的人士——甚至达到了崇拜的程度。

本书是这位伟人的一部传记。它不是一部研究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书。我认为这两类书的不同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一部传记的重点是集中在人物，他的成就、胜利、挫折、失败和与此相关的方面。传记着重人物本身的感受、经历和思想，而不大着重他一生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传记是以其所撰写的人物为线索，对人物来说是重要的，也是传记作者所注重的。因此，本书不是更多地去研究最高统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或者总统候选人，而是着重研究艾森豪威尔本人。

具体地说，我早先出版的那本研究战争年代的艾森豪威尔的著作《《最高统帅：战争年代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将军》》中关心的是最高统帅的作用——他统率三军时的运筹帷幄，他的思想活动以及结果如何。在那本著作中曾对他的参谋人员，他的计划，他的军事行动，他的上级领导，以及他作为最高统帅所作出的决策，都作了详尽的叙述，而几乎没有谈到他的个人生活，例如，在那本七百三十二页的著作中，他妻子的名字仅仅出现了四次，他儿子的名字只提到过六次，而凯·萨默斯比^①甚至仅提到过一次。这些人对于艾森豪威尔作为最高统帅的行动来说，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他们对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却是极为重要的——他思念他们，为他们担忧、操心，书信往来不断，把他们看作是使他能够担负起重任的支持力量。因此他们的名字、活动以及他们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关系，成为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书中所有的观点都是艾森豪威尔的观点，重点放在艾森豪威尔集中注意的种种问题、人物、事件和发展上面。我的观察和看法仅限于他对他的敌人、朋友和下属所了解的东西。我特别关心的是他对希特勒、伦斯塔德和隆美尔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五月这段时间内的情况和意图的估计；我很少对这些人的实际情况和意图进行分析。同样，我试图去理解和描述他对斯大林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之间的情况和意图的估计，而不想对他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范围和性质的看法是正确或错误作任何深入的分析。

在我以前的一部著作^{*}中，我曾认为艾森豪威尔如同杜鲁门和冷战初期差不多每一位政治家一样，夸大了俄国的力量和误解了斯大林的意图。被美国人看作是共产党人征服世界的举动，事实上是为保卫苏联安全而筹划的防御政策。但是在我看来，传记

^① 艾森豪威尔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时的英国女秘书兼司机。——译注

• 《上升到全球主义：1938年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1972年出版。

不需要这类推测性的分析。而艾森豪威尔想些什么和为什么这样想，则是传记所需要的。

本书中的大量引述都是艾森豪威尔的原话——摘自他的私人信件，下达的指示、命令，备忘录，日记，往来电报，演讲，回忆录，以及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九年间接见记者时所发表的几十次讲话。我只是偶尔才不自禁地对他的决策作些事后的猜测，纵然如此，也几乎总是没有越出他本人后来所作的自我批评的范围。

我深知自己的首要任务不是去评价这个人，而是对他进行解释和描述。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多少能表达出他是一位真正出类拔萃的人物——恕我再加上一句——以及所有我们这些今日生活在自由中的人对他的感激之忱。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家世和童年(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堪 萨斯,1741—1900)	(1)
第 二 章 中学时代(阿比伦, 1900—1911)	(18)
第 三 章 西点军校生活(1911—1915)	(34)
第 四 章 不上战场的指挥官(圣安东尼奥,葛底斯 堡,1915—1918)	(48)
第 五 章 康纳将军——长官、良师和益友(米特兵营, 巴拿马,利文沃思,华盛顿,1919—1928)	(61)
第 六 章 麦克阿瑟参谋长的助理(巴黎,华盛顿, 1928—1935)	(83)
第 七 章 艾克与麦克的分歧(马尼拉,1936—1939) ...	(101)
第 八 章 从副团长到集团军参谋长(刘易斯堡,休 斯敦,萨姆堡,1940—1941)	(119)
第 九 章 受到马歇尔将军的赏识(华盛顿,1941. 12. 14—1942. 6. 23)	(132)
第 十 章 驻英国美军司令(伦敦, 1942. 6. 24— 12. 15)	(157)
第 十 一 章 “火炬”行动(伦敦,直布罗陀,阿尔及 尔,1942. 9. 16—12. 31)	(182)
第 十 二 章 突尼斯卡塞林山口之战的失败(阿尔及 尔,卡萨布兰卡,君士坦丁,1943. 1. 1— 5. 13)	(206)
第 十 三 章 意大利战役(阿尔及尔,马耳他,西西里,	

DM 48/01

	1943.5.14—9.8)	(229)
第十四章	盟军最高统帅(阿尔及尔,那不勒斯,开罗,1943.9.9—12.31)	(255)
第十五章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华盛顿,伦敦,布歇公园,1944.1.1—5.15)	(271)
第十六章	诺曼底战役(布歇公园,索斯威克别墅,诺曼底,1944.5.16—7.21)	(298)
第十七章	解放巴黎(伦敦,诺曼底,巴黎,1944.7.22—9.1)	(320)
第十八章	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伦敦,诺曼底,凡尔赛,兰斯,1944.9.2—12.15)	(345)
第十九章	向蒙哥马利摊牌(凡尔赛,凡尔登,兰斯,1944.12.16—1945.3.6)	(365)
第二十章	德军无条件投降(兰斯,1945.3.7—5.7)	(389)
第二十一章	对战败德国的政策(法兰克福,柏林,伦敦,华盛顿,莫斯科,1945.5.8—12.3)	(414)
第二十二章	陆军参谋长(华盛顿,1945.12—1947.5)	(440)
第二十三章	脱离军队(华盛顿,1947.6—1948.5)	(466)
第二十四章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纽约,1948.6—1950.12)	(486)
第二十五章	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巴黎,1951.1—1952.5)	(512)
第二十六章	艾克——总统候选人(阿比伦,纽约,丹佛,芝加哥,1952.6—8)	(544)
第二十七章	当选总统(美国,1952.9—11)	(568)

第一章

家世和童年

(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堪萨斯)

一七四一年——一九〇〇年)

艾森豪威尔并无显赫的家史，双亲也非出自名门望族，他的童年和千百万在本世纪初左右成长起来的孩子完全一样。他一生的经历大部分都是平淡无奇，不值一提。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并无出众之处。要是他在将近五十一岁退休，于一九四一年去世的话，那末在今天甚至给历史作注脚的可能都没有。

然而，艾森豪威尔却是个天生的军事家，成了军事史上的名将之一。他还是个天生的政治家，虽然他在竞选总统时已六十一岁，仍不失为二十世纪里政绩最辉煌的总统之一。

艾森豪威尔生于美国开拓疆界结束之时，死于人类漫步月球之日。他在世时，科技发展之日新月异令人吃惊，不过仍不及美国和世界政治变化之迅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伟大人物——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邱吉尔、威尔逊、弗兰克林·罗斯福，或许再加上其他一、两位——在塑造二十世纪中叶的那个世界中起着比他更伟大的作用。在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六十年的二十年里，艾森豪威尔在世界重大事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结束后，领导美国人民走上和平建设之路的一位胜利的将军。

然而，在其成长过程中，他很少显露出使他成为本世纪最孚众望、声名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的那些品质。但这些伟大的品质确

实始终存在于他的身上，无论是在儿童时代和青年时期，还是当初级军官和默默无闻的参谋的少校阶段（他当了十六年的陆军少校），都一直存在着。在他的朋友、同代人和上级中间只有少数几个有眼力的人看到他的这些品质。他自己确信一旦机会到来，他就能伸出手去把它抓住，他的父母曾对他说，这种机会是肯定会到来的。

艾森豪威尔的祖籍是德国，后移居宾夕法尼亚，他是德国人的后裔。他的祖先原来居住在欧洲的莱茵兰地区，这个姓在那儿原来是写成 Eisenhauer——意思是“铁斧”。他们是宗教异端分子，是孟诺派始祖孟诺。西蒙斯的信徒；孟诺派在法国本土是受到迫害的一个教派。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的祖辈逃到瑞士。一七四一年，汉斯·尼科尔·艾森豪威尔带着妻子、三个儿子和一个兄弟自鹿特丹搭乘“欧罗巴”号船前往北美洲的费拉德尔菲亚。简略的家谱只字不提他们的动机，不过人们猜想汉斯是出于和其他许多人同样的原因，即寻找发财机会和宗教自由，才离开旧世界到这个新世界来的。

汉斯得到了一座占地一百二十英亩的农场，并在费城西面的兰开斯特县造了一幢住房。革命战争以后，汉斯的孙子弗雷德里克向西迁徙了约莫五十英里，在哈里斯堡北面的伊丽莎白维尔住了下来。弗雷德里克的儿子雅各布在那儿建起了一幢宽大的两层九室的红砖住宅，这所房子至今还在，它可算得上是艾森豪威尔家族在二十世纪前住过的最大、最有气派的宅第了。

十九世纪初，艾森豪威尔家的人（此时已把 Eisenhauer 改为 Eisenhower）加入了孟诺派基督教教友会（一般称作江河教友会，因为洗礼是在江河中举行的）。弗雷德里克的儿子雅各布，生于一八二六年，后来当上了利肯谷江河教友会的牧师。他口才很好，善于组织工作，是个首领人物，讲道时总是吸引大批的听众。他说德语，当时在江河教友会是绝无仅有的。他满脸胡须，目光炯炯，这就使他更显得威严。内战爆发时，雅各布还不到四

十岁。他没有参加南方同盟，因为如同大多数孟诺派的教徒一样，他是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战争气氛极度紧张的一八六三年夏季，当南方的罗伯特·李将军率领弗吉尼亚北部的军队经过离艾森豪威尔家乡二十英里的地方向葛底斯堡挺进时，他的妻子正身怀六甲。就在大战爆发后十二个星期，丽贝卡生下了儿子戴维，他后来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父亲。雅各布把一八六五年生下的第二个儿子取了一个和阿伯拉罕·林肯同样的名字。雅各布和丽贝卡夫妇一共生了十四个孩子。

内战结束后，随着铁路线不断地向大平原延伸，西部向人们发出了召唤。江河教友会的教徒由于家里人口众多，又是世代务农，正想给子女们找个地价比宾夕法尼亚低廉的好所在。他们对铁路发起人的诱人号召作出了热烈的响应，这些人在宣传的小册子中把堪萨斯描绘成人间的伊甸乐园。雅各布组织大家一起西迁，其中约有三百名教友会的教徒参加。他们自哈里斯堡登车，携带的搬家物品足足装了十五节车皮。雅各布把农场和住宅卖了八千五百元，以支付路费和供在堪萨斯购置土地之用。根据堪萨斯早期历史的记载，他们这支移民队伍属于组织最完善、最精良的队伍之一。

他们这批人在大雾山河正北的迪金森县定居下来，差不多位于堪萨斯正中央，离下四十八州地理中心以东二十英里，处于东堪萨斯弗林特山通向平坦、干旱、光秃的西堪萨斯大平原的路上。雅各布买了一座占地一百六十英亩的农场，造了一幢房子、一座谷仓和一架风车。他在堪萨斯发了家。他能赠给每个子女一份包括一座占地一百六十英亩的农场和二千元现金的结婚礼。

他们全家迁至堪萨斯时，他的儿子戴维正好十四岁。为了使农场获得好收成，戴维不得不起早摸黑地干，可是他痛恨这种没完没了的犁地、割草的农活。农场生活中使戴维唯一感兴趣的是修理机器，据邻居们说，他是个天生的技工。他决定当一名正式的工程师以脱离农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对父亲说他要上大

学念书。雅各布表示反对。他说种田是上帝的活儿，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把戴维留在农场里。

最后，雅各布屈服了。他答应出钱让戴维上堪萨斯州兰康普顿的一所不大的学校里去念书。该校是江河教友会办的，在当时颇为骄傲地被称为兰恩大学，现在已不复存在。那儿既教授传统学科，又进行职业培训。戴维于一八八三年秋季进入兰恩大学，时年二十岁。在学校里他学习了力学、数学、希腊文、修辞学以及书法。他的基础数学学得很好，希腊文成绩优异（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每天晚上读的都是希腊文圣经），并开始学了点工程学。

一八八四年，即第二学年开始时，二十二岁的艾达·斯多佛也进了兰恩大学。她的出身和戴维相似，也是江河教友会的会员。她家于一七三〇年由莱茵兰迁至美国，定居在宾夕法尼亚的边区，此后又向南顺着谢南多亚河谷迁到弗吉尼亚的悉尼山。一八六二年艾达就出生在这儿。她的父亲名叫西蒙·P·斯多佛，是个农民；她的母亲伊丽莎白·林克·斯多佛，在艾达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虽然她本人记不起内战时烧杀掠夺的情况，但从小到大一直听人讲述战争恐怖的故事，从而增强了她宗教信仰中的和平主义。在十二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了，她便和叔父毕利·林克一起生活了九年。她天资聪敏，信仰虔诚，把时间都花在书本和背诵经文上。根据她家的传统，她在悉尼山曾因背出1325行圣经而获奖。她一生引以为荣的是，她引用圣经从来就不用找出处。

当艾达二十一岁时，林克把她父亲遗留下来的一小笔财产交付给她。她用其中的一些钱买了火车票去堪萨斯，因为她有两个哥哥已经参加了堪萨斯江河教友会的移民队伍。“妈妈去堪萨斯时，那里还很粗野”，艾达的一个儿子后来说，“那儿的人根本不管女人上不上大学的事。”故而艾达把遗产中剩下的大部分钱都用来支付兰恩大学学费。在大学里她结识了戴维，并爱上了他。这对年轻人的炽热感情，压倒了自己的抱负，他俩于一八八五年九

月二十三日在兰恩大学的教堂里结了婚。“就母亲这一方面言”，她的一个儿子后来说，“或许是不幸的。她没有毕业就遇上了戴维，结了婚，并开始挑起家庭担子。”

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戴维高个儿，宽肩膀，体魄强壮。他有着薄薄的坚毅的嘴唇，浓密乌黑的头发，粗黑的眉毛，深陷敏锐的双眼和又大又圆的下巴。两腿修长，双手粗大有力。然而，尽管这样健壮有力，他却言语不多，腼腆，不善交际。而艾达却要开朗得多。她有一头金黄色的秀发，丰满的嘴唇，总是笑容可掬，宛如堪萨斯的草原和阳光那样开阔明亮，经常放声大笑，性情开朗。音乐和宗教是她最大的精神寄托。婚后不久，她就用遗产中剩下的最后一笔钱购置了一台乌木钢琴。以后一直以此自娱。她喜欢弹钢琴和唱赞美诗。她在笑后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两眼闪闪发光，这种总是在眼神中的、显示出自然大方和愉快活跃的闪光，弥补了戴维的沉静和严肃。她的儿子们都继承了她眼中的闪光和随时展现的笑容。

雅各布按原定计划赠给戴维现款二千美元和一座占地一百六十英亩的农场作为婚礼。戴维把农场抵押给姐妹阿曼达的丈夫克里斯·马瑟。戴维用这笔钱在阿比伦南面二十八英里处，堪萨斯的希望村买下了一片杂货店，由于缺乏开店经商的经验，戴维与一个名叫密尔顿·古德的人合伙。一八八六年艾达生下她的大儿子，取名阿瑟。

过了二年，到了一八八八年，经济上的灾难袭来了。一天早晨戴维一觉醒来，发觉古德携带了大部分存货跑了，留下的仅仅是一大堆没有付款的帐单。据家里人传说，古德为了避债潜逃了，让思想单纯的戴维来应付债权人。在古德逃得“不知去向”后的几年里，艾达一直在研究法律书籍，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古德绳之以法，不过后来并没有起诉，因为实际情况是小店的本钱也确实蚀光了。那时堪萨斯正值历史上农业最不景气的时期。麦子的价格暴跌至15美分一蒲式耳，农民们无力偿付帐款。戴维和古

德都是赊销给他们的，美国的一般店铺历来是这样做的。他们遭到的失败是经济恶化的结果，他们无回天之力。

事业彻底失败了。戴维把全部财产都交付给当地的一名律师，委托他收回所有拖欠的帐款偿还债务，余款则不管多少全给他。律师就把那间杂货店变卖掉，取消了抵押的农场的赎回权。戴维所余下的产业，除去艾达的一架钢琴外，都变换成现款还债。律师把余下一小笔钱作为手续费。戴维从此再也不信任律师了，当他次子埃德加决定要当律师时，他极不高兴。

艾达也十分忿怒。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在她和孩子们居住在一起的岁月里，这位热情、愉快、态度温和的妇女总是无休止地告诫孩子们要提防“小偷、贪污分子、骗子和形形色色的流氓无赖。”

在杂货店倒闭时，艾达又怀孕了。在丈夫寻找工作时，她住在希望村的朋友家里。戴维在得克萨斯的铁路上找到了一份工作，周薪十美元。一八八九年一月，即在埃德加出生后不久，艾达领着两个孩子到得克萨斯的丹尼森与戴维住在一起，他们在铁路旁租了一栋比棚屋好不了多少的木板屋住下。在一八九〇年十月十四日，就在这幢房子里，艾达生下了第三个儿子，名字叫戴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后来她把名字变换了一下，一个原因是她不喜欢用爱称，并认为德怀特这个名字是绝不能简缩的，另一个原因是，家里有两个叫戴维的，很容易搞错。

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呱呱坠地时，他双亲所拥有的财产就是日常穿着的衣物，一些家用物品和一架乌木钢琴。这架钢琴艾达没有能带来，只得留在希望村。他们已把一笔可观的遗产花费殆尽。他们有了三个孩子，而发财致富的机会却极为渺茫。但他们身体健康，有牢固的家庭联系和决心。家族里的人都跑来支援这对年轻夫妇，使戴维和艾达能从头开始。此时，克里斯·马瑟在贝尔·斯普林斯乳品公司在阿比伦新办的一座工厂当上了领班。这间厂是江河教友会的产业。马瑟给戴维在厂里找到一份机

修工的工作，月薪五十美元。戴维不加思索就接受了。在一八九一年德怀特还不到一岁，全家又迁回阿比伦。当艾森豪威尔一家踏上阿比伦火车站的月台时，戴维口袋里的全部家当是二十四美元十五。

艾森豪威尔一家在东南第二街租赁了一幢木屋，房子和院子都很小，小得连这些处于发育阶段的孩子们活动的场所都没有，艾达抱怨她花在从邻家院子里把孩子赶出来的时间实在太多了，这把孩子和她自己都搞得很紧张。随着她孩子的人数接连增加——一八九二年生罗伊，一八九四年生保尔（在襁褓中就夭折了），一八九八年生厄尔，她就更忙了。五个健壮的男孩挤在一间小屋里，生活上确实很为难，而当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时，屋里几乎转不过身来。他们的家族又一次帮助他们解决了困难。戴维的兄弟亚伯拉罕在东南第四街 201 号拥有一幢两层白色木屋，座落在三英亩的一块土地上，亚伯拉罕正打算向西迁移，而父亲雅各布一直和他住在一起，得有人照料。他的哥哥戴维需要大一些的住房。亚伯拉罕提出把房屋出租给戴维，租费特别低廉，如果要买下也可以，交换条件是父亲留在戴维家，由他来照顾。戴维和艾达欣然同意，便于一八九八年搬进较为宽敞的住所。

在年仅七岁的德怀特、他的兄弟和双亲看来，这幢房屋不啻是座宫殿。它有一个地下室，两层住房和一个顶楼。前客厅里可放置艾达的那架钢琴（它最后总算有了个永久的家），屋后有座牲口棚，上面可堆放草料，下面饲养家畜。他们买了一匹马用以耕地和拉车，两头母牛，用来产奶，养了些鸡、鸭、猪、兔等提供蛋类和肉食，还有一间熏房用来熏肉。三英亩的土地除去种植饲料外，余下的空地足够辟出一块很大的菜地。菜园里长着樱桃、梨和苹果，还有一个葡萄棚，每个孩子，包括一八九九年出生的最小的弟弟密尔顿在内，都分到了一小块菜地，上面种了些蔬菜，收获后，挨家挨户去兜售。农场由艾达经营，她把生产的水果、蔬菜和肉类装罐贮藏，因而除了象盐和面粉那些基本必需品

外，他们用不着上食品杂货店去了。戴维在乳品厂一周六天都从早晨六时一直干到晚上六时，挣的现钱，没有超过每月一百美元。

艾森豪威尔一家深受镇上居民的尊敬，他们自食其力，戴维很快还清了一切债务（自从希望村小杂货店倒闭以后，他一生都怕欠债），这是因为艾达是一位贤妻良母，而且孩子们都有教养，个个劳动，开朗和诚实。他家绝不是个显赫人家，戴维不竞选官职，亦不担任镇里的公职。他在当地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他儿子毕业、结婚或者在他本人退休时，才在当地的报纸见到他家的大名。艾森豪威尔一家已感到很满足。由于收入不多，双亲省吃俭用，但他们都很自豪，并对未来抱有很大期望，如果不是对自己，至少对孩子们是这样。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艾森豪威尔在阿比伦他老家对面的艾森豪威尔博物馆的奠基典礼上发表讲话时说：“后来发现当时我家是很贫困的，但是美国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我们那时并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的双亲——极其勇敢地——对我们讲的话：在你们周围到处都是机会，伸出手来抓住它。

总的来说，在遭到小杂货店倒闭的灾难以后，戴维和艾达他们自己再也没有伸出手去抓住这样的机会，而是把他们一度有过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教导儿子们要诚实，自力更生，正直，笃信上帝和有上进心。他们要孩子们在比阿比伦、甚至比堪萨斯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创业。他们使孩子们有这样的感觉，如他们的一个孩子后来所说的：“如果你呆在家里，人家就会一直把你当作孩子来对待。”

与过去决裂并不意味着放弃宗教信仰，或割断与宾夕法尼亚州德国裔人之间的牢固的家族联系。膜拜上帝是艾森豪威尔一家生活的中心。每天早晚两次，全家都双膝跪下祈祷，每次就餐前由戴维朗读《圣经》，接着便祈求上帝降福。正餐后，他又拿出《圣经》来读。当孩子们都长大后，就由大家轮流读。艾达组织沃奇

托尔团体的读经班学生们的集会，每星期天在她的客厅举行。艾达弹着钢琴领唱。戴维和艾达从不吸烟或饮酒，不打牌，不骂人，也不赌博。但他们并不强求孩子们和他们一样，这些孩子们样样都会。德怀特特别擅长使用盎格鲁—撒克逊的骂人话，并且还热衷打牌和赌博。他的烟瘾也很重。但戴维和艾达却不阻拦反对。

孩子们从父母那里所获得的不仅是品德和对上帝的虔诚。戴维是位典型的德国父亲，是不容置疑的一家之主，顽固，严峻，脾气急躁，令人望而生畏。孩子们后来回忆时都说，他们从未听到过父母亲互相大声呵斥，甚至连提高嗓门说话的事也没有过，从未听到他俩意见不合。德怀特说，他从未听到他们在家庭、社会或经济问题上有过争论。理由很简单——戴维作出的决定，艾达全部接受，样样事都按他的要求办。对他言听计从，她助长了他的自负心理，一家人都围着他转。孩子们一长大，就轮流在五时起身把厨房里的炉火生旺，给父亲准备早餐。他们把热气腾腾的午饭送到乳品厂。当晚上戴维回到家里时，艾达已把晚饭准备停当。孩子们把碗碟洗刷完毕后，大家就围着他一起读《圣经》。“最后睡觉的时间到了，”厄尔回忆说，“这时父亲便站起来给墙上的那台时钟上发条。无论你在哪儿都能听得到时钟的嘀嗒声。每当父亲开始上发条，就该准备去睡觉了，这是睡觉时间到了的信号。”

孩子们对戴维不大亲昵，还有点怕他。戴维态度冷漠，很少关心年轻孩子们取得的成就和遭到的挫折，难得和他们一起谈谈他们的活动，希望和梦想。他做事一丝不苟，写字台总是整理得干干净净，他不允许孩子的房间搞得杂乱无章，屋子里其它的房间更不用说了。当孩子们忘了搞家务事，或者干得不象样，或者行为不检点时，艾达一般总是当场打几下屁股了事，除非错误比较严重时，她才警告他们说，“等晚上爸爸回来时，我一定告诉他。”所以，埃德加回忆说，“父亲成了大家心中的凶神恶煞……，他把在家里揍孩子一本正经地当回事来干。他搞到了一根槌木条，